

香港 深度

被逼迁的纸浆厂喵坊：拿着新加坡请柬，创办人叶文琪选择留下来

“撇开政治，我做废物处理，喂，香港的根底仍然很厚的嘛，香港还有那么多人！”



香港纸浆厂喵坊创办人叶文琪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李慧筠 

端传媒记者 李慧筠 发自新加坡 | 2022-10-11

58岁的叶文琪自言是紧张大师。喵坊Mil Mill召开记者会那天，他不知站哪里才好。记者和摄影师教他坐在中间，他嘟哝着：“我真的第一次（开记者会）……”当日，他穿着长袖浅蓝衬衣和长裤，遮盖双臂和双腿上红红紫紫的湿疹抓痕。

元朗工业邨纸浆厂喵坊，是全港唯一回收纸包饮品盒回收厂。访问期间，喵坊创办人之一叶文琪仍不时搔痒，“抓到都伤了，压力吧，就只有这个解释。”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早几天留意到他湿疹发作，劝他放下无法控制的事。这番话安慰了他，“在香港，被人当傻瓜是一种福气。哪有这么容易被人当傻瓜呢？”

在政府发展创新科技的大计划下，喵坊附近用地被划为微电子中心，回收厂要让路，引发社会热议。3年来，香港纸包盒回收率从零提升至每天3公吨，喵坊是重要推手。为什么在回收习惯逐步改善的当下，本地绿色产业先锋却被赶尽杀绝？

在香港发迹的乡郊工业，一直并非政府眼中的创新科技，也不是“先进制造业”，没有被纳入发展蓝图。在新界，不少发展计划紧扣中国“十四五”规划和大湾区发展，港府指是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”的一环。除了喵坊，元朗志记鏢木厂、悦和酱园均位处新发展区内，陆续面临逼迁。

喵坊被逼迁一事，触发香港人面对去留的情绪，纷纷留言劝叶文琪离开，应新加坡政府邀请前往发展。但是，叶文琪从没想过要离开香港，在香港的一片混沌中，他仍然看到机会。

最小的浆厂

2019年开厂初期，叶文琪常说喵坊的打浆线可能是“全世界最小的。”

在2万平方呎的纸浆厂房里，纸浆机器轰隆作响。入口处有两条运输带，一条布满纸包饮品盒，一条堆积杂废纸，回收物运至高处，便会跌到巨大的碎浆缸。碎浆缸像搅拌机，利用水力把纸中的纤维散开，较轻的纤维会随水流漂到后方，胶铝则会自另一个管道分离出来。

叶文琪拿起一个白纸包盒，“这个打得好，袋的形状仍在，”又执起一个没有去除胶盖的牛奶盒，“一定要开盖回收，否则水进不去就打不散。”

在喵坊，回收物会被分离成纸纤维、胶铝粗渣、胶铝细渣，木啡色的纸纤维可以出口再造纸皮箱。叶文琪走到一大袋褐色纸纤维前，把一团湿纸拿到手中揉掐，“你看到全无杂质了，感觉很像掉进洗衣机里的纸

巾。”

喵坊目前每天回收3吨纸包饮品盒、10吨杂纸，每日出口约一个货柜、约25吨左右湿纸浆。喵坊也收集办公室废纸，送往东南亚纸厂造成厕纸，再运回香港销售。

介绍厂房运作时，叶文琪两眼惺忪。连日来，他压力大，常常失眠，他怕事情闹大，跟他们合作的企业会有疑虑。晚上，叶文琪跟团队讨论对策时睡着了，醒来回复讯息，拍档卢智聪仍在线。他皱起眉头，“我说你也失眠？已经凌晨4时了。”

想到回收上的种种，他们很难安睡。2010年，两人成立资讯机密处理有限公司（SSID），一边建立回收机密文件的事业，一边计划做一间香港纸浆厂。他们预计，纸浆厂开初肯定亏损，那就靠SSID赚钱养活它。

7年后，他们获批政府的回收基金，踏出第一步实现纸包饮品盒回收。他们发现，科技园管理的几个工业邨有很多闲置土地和厂房，于是经创新及科技局介绍，联络科技园实地考察。2019年，他们投标成功，正式承租元朗工业邨的厂房。

当时他们投放1000万港元，准备大展拳脚。工厂命名“喵坊”、Mil Mill，以貌似猫耳的纸包盒为标志——他们希望新厂是招“材”猫。

“这个厂房空置了10几年，最初又漏水。”他们执整厂房、铺设电缆，又重新安装天棚和雨水渠。后期他们甚至收集雨水打纸浆，“省水、环保嘛！”完成基本设备后，打浆机是浆厂的灵魂。机器来时是一块块铁板，要请师傅逐块烧焊、安装、拉电线，还得在机器底下做加固。

他沉默几秒后说，“在这里，真的花了好多心机。”

历经8个月的试验，2019年9月，喵坊终于生产出第一批纸浆。当时，科技园行政总裁黄克强与时任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来临剪彩，跟穿起西装的叶文琪举起V字手势合照。





喺坊是位处元朗工业邨的纸浆厂，也是全港唯一回收纸包饮品盒回收厂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屋邨仔和CEO

年轻的叶文琪大抵没有想到，今天会成为城市焦点。他出身于九龙城寨，家里窗户可以望到旧启德机场的飞机升降，家家户户住得挤逼，伸手可触到对面窗户。叶文琪的母亲在制衣厂做女工，父亲做过国货公司销售，也在街市做小贩。他在城寨长大，后来住过慈云山廉租屋（公共房屋），知道匮乏的滋味，“我是很典型的屋邨仔。”

叶文琪从小就意识到要努力考进大学，改善家里经济环境。他自小爱读书，阅读速度很快，一星期可读毕两本书。高级会考那年，他一心要考入最赚钱的科目。

他出身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系，亦修毕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，毕业后，先后在柯达菲林和食品公司工作，推销快速消费品。在食品市场工作近9年，他每天跟大型超级市场商讨上架费、推广费，叶文琪逐渐觉得沉闷，“就是用钱做起一个牌子。”

怕闷的叶文琪决定裸辞，“年少气盛嘛。”他辗转跳到售卖办公室文具类的影印纸品牌Double A担任香港区总经理，自此和纸结缘。当年，他向文具店推广影印纸，若生意谈好，就去“洗楼”——游说各大办公室跟文具店入货。

那时，他第一次在泰国参观造纸厂，学到许多纸的知识，如纸价、质素、纸厂运作等等。2006年，他获颁杰出市场策划人奖。公司邀请他往欧洲部门工作，但他没兴趣举家迁移。回到香港，他又觉得闷了，“公司

已经是（销量）第一，市场占有率很难再扩大，我又不觉得可以垄断。”

他很快酝酿新想法。“如果有人要打击我们，会怎样做？做回收影印纸？”他开始对回收业有兴趣。适逢当时全港最大废纸回收公司福和集团，见Double A的回收纸箱愈来愈多，在行内打听到叶文琪，于是挖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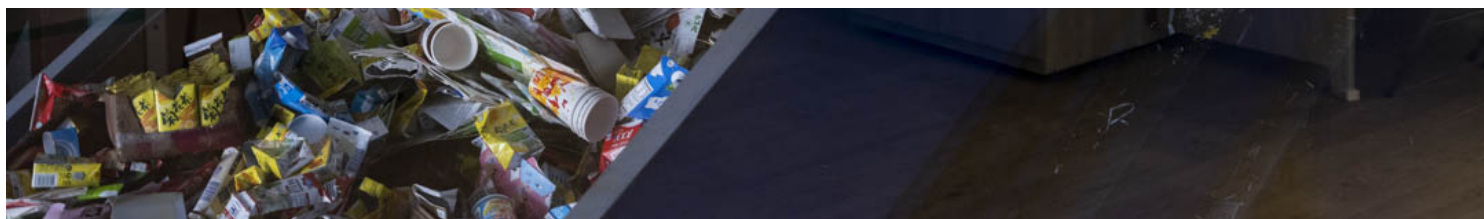
叶文琪顺势加入福和做CEO，协助集团筹备上市。当年，东亚银行爆出泄露机密文件事件，他建议老板运用追踪系统，确保客户的文件安全销毁，但遭拒绝。因为理念不同，他放弃百万年薪，跟旧同事另起炉灶，自行开发无线射频技术（RFID）系统，追踪回收文件；甚至计算碳足迹，鼓励客户准备应对未来的垃圾征费。

其时，全球只有几间公司在废物处理应用先进技术，SSID是代表香港的开荒牛，“我觉得没理由做不到吧？有机会去实践就试试看，企业家就是这样。”

“对，我们很小，但我们有这样的眼光，有这样的志向。我们很慢，掙石仔（一步一步完成），一个一个客找回来，一个一个纸包收回来。”叶文琪说。

自己垃圾自己处理，他说，这是世界的大趋势。据环保署数字，香港2018年每日弃置约67吨纸包饮品盒，一年丢弃量共2.4万吨，回收率近乎零。政府还没推动纸包盒回收的时候，他们设厂回收。环保团体及工商团体促请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，尽快向立法会提交都市固体废物征费草案，叶文琪也是其中一员。





喵坊跟纸包饮品生产商龙头维他奶合办教育中心，办导赏团让公众参观回收过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喵坊2019年成立时，主动跟学校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设回收点，又推动公众洗净纸包盒回收，也跟纸包饮品生产商龙头维他奶合办教育中心，办导赏团让公众参观回收过程。几年前，环保署旗下回收点“绿在区区”指明只收三种纸，即报纸、办公室用纸和纸皮，不收厕纸芯等杂纸。喵坊则成功说服环保署收集杂纸，让工厂回收打浆。

逐渐，以办公室废纸打浆制成的喵坊再生厕纸卷打响名堂，在环保商店、大型超市、电商等均有发售。两年前起，“绿在区区”也把纸包盒送到喵坊，而叶文琪见证厂里的纸包盒愈来愈干净。

回收网络的一针一线，喵坊有份编织。那时他相信，在香港做纸浆厂是有可为的。

“我们不够创新吗？”

2010年，叶文琪的拍档在医院收集机密文件，被人称呼“垃圾佬”。他至今仍觉得，回收是一门生意，也是替大众处理废物的公共服务，不值得这种对待。多年来，他在回收政策上不断发声。

2017年7月，中国颁布《[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](#)》，部署不再接收废塑料、未经分类废纸等24类固体废物。同年9月中，依赖出口大陆纸厂的香港废纸出口商开始停收废纸。全球废纸涌向东南亚，当地随即提高入口的要求，连做办公室回收纸、出口东南亚的SSID也受影响。

香港一度变成废纸围城。当年业界举办分享会，叶文琪在台下一腔怒火——他一早跟政府反映过回收政策可持续性低，传统业界只当废纸是商品，政府又不以循环经济为目标去支撑回收业，最后就出现问题。





2017年9月22日，依赖出口大陆纸厂的香港废纸出口商开始停收废纸，香港一度变成废纸围城，其中一个码头摆满不少废纸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最后，中国大陆推迟至2021年初落实停止入口废纸。禁令前最后一刻，港媒引述消息指港府与大陆达成协议，广东省4间纸厂可接收香港17间政府承办商回收的废纸。

在香港，于堆填区弃置建筑废料外的垃圾并不收费，难以鼓励回收。2018年起，环保团体要求政府扩大生产者责任制的适用范围，并多年要求落实垃圾征费。时至今天，垃圾处理政策只是刚刚起步，生产者责任计划只涵盖胶袋、废电器电子产品、玻璃瓶等，胶樽属试行阶段，纸包盒仍未被纳入。而垃圾征费酝酿多年，拟于2023年推行。

“太多冤屈了。”叶文琪一口气抛出几个问题：“你们扔垃圾、污染环境，为何不用付钱？生产商、消费者要负责，对不对？废物丢到堆填区有污染的成本！”他说如果消费者有经济困难，政府负责付费，也要策划环保政策，重视私人回收商的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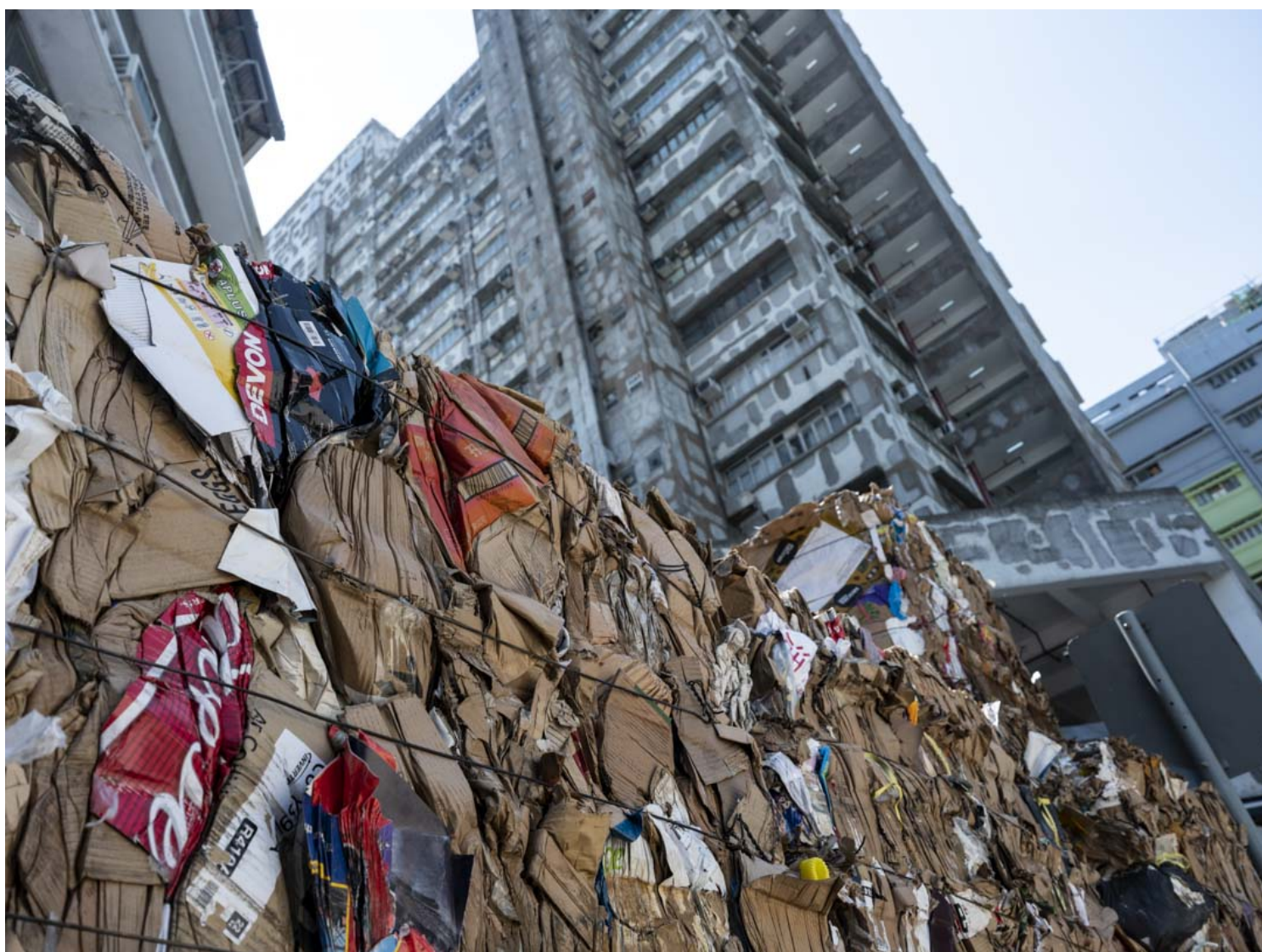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永远用‘靠政府补贴’去看回收行业，你是不会尊重我们的。”他说。

风浪中，SSID尚能维持稳定盈利，喵坊则时有亏损。“2020年蚀、2021年微利，2022年初死了，下半年好点。”工厂初期投资额巨大，回收量低；近来因为疫情，许多公司实行在家工作、废纸回收量低，加上废物进出口延期，外围经济也疲弱，这是喵坊最接近倒闭边缘的时刻。

“疫情真是挨过来的。”叶文琪和拍档不肯裁员，唯有用积蓄填补公司亏损，“整个2020年，我几乎没有出粮。”

最近疫情缓和下来，一切本应复活，但喺坊如今却不获续约。访问前一天，叶文琪刚和科技园会面。晚上，对方发声明指已主动约见喺坊协商。当时叶文琪的电话不断响起，记者问有没有好消息？他摇头，“内容要保密，但我们很失望。”

2020年，香港政府在《施政报告》附篇中提出，科技园正兴建微电子中心以推动“再工业化”。政府近年提出制造业要升级转型至“工业4.0”，按其形容，即发展以新技术及智能生产为基础，但不需太多用地或劳动力的先进制造业，例如环保纱线、微电子产品等等。



2022年9月26日，葵涌工厂区一个废纸回收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2年8月底，喺坊获科技园告知该租用地要兴建微电子中心，故此不能续约，须在2022年底迁出。喺坊没有放弃，他们再发电邮给科技园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、环境及生态局，提议延长宽限期和进驻屯门环保园。

9月下旬，一场科技四、旧书和环保者的公大对垒旋即展开。传媒消息跟进事件后，科技四立口沫俱飞且明指，双方租约原本于2021年底完结，得知SSID觅地需时，已安排续约1年至2022年底，并重申去年已将3个工业邨定位为创新园。

记者又打给叶文琪了。他当时刚收工回家，正在煮生菜当宵夜。他拍下照片，在社交平台重申曾向科技园查询几个问题：会否给予2至3年宽限期？如不能，饮品盒会否送往堆填区？帖文引发1.5万人互动。

在喵坊看来，事情有另一个版本。叶文琪说，承租时曾接触科技园两名高级经理，对方口头称续约应没问题，加上行内习惯一般租用3年后亦会续约，叶文琪觉得当年对续约有合理期望，否则不会投资巨额建浆厂。

端传媒向科技园查询喵坊提及高级经理一事是否属实、会否考虑和喵坊商讨在邨内闲置用地重置厂房、喵坊用地由什么公司承租、有什么发展计划等等，但未获回复。

在喵坊的回收运输带旁，他们和初创公司合作装置AI镜头（人工智能摄影机），进行垃圾分类研究。叶文琪脑里，还有一堆再造纸制成的猫砂、猫板、走塑走包装洗碗液和纸棺材等等新念头，正准备研发和引入技术。

“究竟高科技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够创新吗？”他很疑惑。

没想过要离开香港

喵坊的工厂里放着很多书架。“这是徐訏吗？快留下来。”叶文琪拿住《怀璧集》，又揭开一本1997年出版的李嘉诚画册，“还有（企业家）郭鹤年的书，我带回家了。”50、60年代的文艺杂志，作家侣伦、叶灵凤发表的作品，他都珍而重之。

如果时光倒流，叶文琪想读中文系。他爱好古文，曾跟作家游静学写诗。他偶尔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写的古诗，“秋虫自作声，谢有风唱和”，感谢公众对他的支持。

过去10多年的回收日子里，旧书遭丢弃是常事，但叶文琪爱书，总是不舍得。同事知道他惜书，看见保存状态良好的旧书会替他留起。





同事知道叶文琪惜书，看见保存状态良好的旧书会替他留起，旧书填满了叶文琪的办公室的一角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旧书填满了叶文琪的办公桌下。在这里，有一箱民国时期中山郭氏的族谱、清朝和日治时期的租约、几本《香城故影》，还有一本八九中国民运专辑。这些书，大多是人们请他们帮忙接收的。“我一收到这些书，简直‘发癫’呀（简直开心到疯了）——这些是我所有的宝藏。这些就是香港的历史啊！扔啊？哎呀，真的不可以。”

“我们屋邨大的，知慳识俭（勤俭节约）。我不会特别称自己是环保人。”然而，回收业使叶文琪认识了很多有志环保的人。慢慢，他也开始戒掉买瓶装水，每天出门带着湖水蓝色的保温瓶。

以前，他在回收场办“书香酒聚”，邀请关注环保的朋友聚会，“以前回收场是大家开心聚的一个地方。大家一边饮酒，一边把书拿出来——你们买啦，寻宝啦，10港元一本！”

这些人不少投身在地的生活实验，例如公民回收团体“不是垃圾站”、推动亲子绘本文化的企业、在大屿山做蓝染等等，“很多人现在都很不简单。”他一路见证废物回收的创新行动、青年种植的潮流，和土地运动的接连发生；而很多曾经帮助喵喵坊的朋友，今天或已离开香港，或正被还押，也有人生活转趋低调，“散的散，走的走。”

“有些事，我们都是被人推着走。”叶文琪强调自己并非政治人物，“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不想镜头下。问题是，我做回收也好、废物政策也好，你不搞政治，我都会看见（政治）……”

纵然节省资源并不继续， 找仰见待大尔建立」。这些机走晋缘吧。

叶文琪是个念旧的人。因为一间浆厂，很多善缘，他从没想过要离开香港。最近，公众剪开纸包饮品盒当明信片，寄给政府声援喵坊。一些明信片寄到喵坊，为叶文琪等人打气。很多人劝他离开香港，去新加坡发展。他读着觉得很心酸。

发生逼迁事件之前，新加坡政府早已邀请喵坊到当地设厂，目前正值觅地阶段。叶文琪今年4月为此飞到新加坡，会见当地官员，“他们很谦虚，很尊重我们，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在香港能办浆厂？他们很积极，找专人帮忙跟进，问的问题也很专业。”

对他来说，香港喵坊和新加坡喵坊，并不是非此即彼。不过，近日坊间有不少评论指新加坡取代香港在亚洲的金融地位，再加上近年社会气氛消沉，许多人有自我投射——他们在社交媒体下留言，希望喵坊早日离港，“去有人欣赏你们的地方。”

叶文琪和卢智聪很早就决定，喵坊不论是结业或在新加坡另起炉灶，SSID也会继续经营。他们回应大众：“我们两位创办人，早就视香港回收减废为志业。”



香港纸浆的未来

叶文琪做影印纸业时，开始质疑追求增长的商业模式。“我们不相信永无止境的增长，今年升10%、下年升15%——这些都是bullshit。”他说，“你要抢市场占有率，某程度就是把饼做大，像买衣服，最初大家一年买两次，变成季季买、月月买。”

“回收是开心的生意，起码帮到地球。但回收只是小修小补。”他说。如果有一天，香港人珍惜用纸，喵坊再没有原材料做厕纸，“这是好事。”

这些年来，不少市民已经养成回收纸包饮品盒的习惯。政府开始推动在屯门环保园设立新纸浆厂，预计在2025年运作。公众质疑如果喵坊停止回收，这两至三年间的真空期，纸包盒会往哪里去？

端传媒向环保署查询，但署方没有正面回应，只着记者参考新闻稿内容：署方就纸包饮品盒的回收已作出长远规划和安排，举例在现有的废纸回收厂房，如有空间便可增加器材制浆；又会制定额外措施，安排承办商处理纸包盒。

“经过这次事件，署方相信市民普遍对纸包饮品盒的回收和认知大大提升，这有助署方未来在回收纸包饮品盒方面的工作。”环保署如此写道。

记者会上，常常有人问叶文琪：“你觉得政府是过桥抽板吗？”

他总会低头叹气。“我不会这样说……始终是我们的商业决定。”但他亦不愿把喵坊位置放得太低，“我大胆地说，在废纸处理上，我们绝对比环保署更高胆远瞩。”

他也最怕别人问他后不后悔。没有这间厂，叶文琪可能已经移民到外国退休。但他仍然不甘心，“有了这间厂，又做了那么多，我不忿气啊！”既然子女已经成年，他牵挂甚少，“不太想走，不想移民。”

一切发生前，他预想过65岁前退休，然后写小说、写诗，“其实我好想退休！”他的退休计划很完美。若新加坡顺利开厂，他会多跑几个国家设厂，再退下来。“Mil Mill作为一个环保品牌，我们造的厕纸，我们有一个好好的故事在背后——我们收集本地废料做纸浆，再造制成品，回到香港再用。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。”

这个故事始终包括了香港。在商言商，他觉得香港的环境确实变差，但是“撇开政治，我做废物处理，喂，香港的根底仍然很厚的嘛，香港还有那么多人！”

9月27日，科技园表明2023年6月30日为喵坊的搬迁死线；按喵坊运作日程，最快会于2023年3月底停止回收纸包盒。环保署曾向喵坊建议搬迁至三幅用地，但不是用地面积太小，就是交通不便、租金昂贵。喵坊的去向至今仍然未明。

叶文琪最怕喵坊消失后，已建立纸包盒回收习惯的市民会就此放弃。

有人在网上留言抱不平，“既然政权不在乎回收、不介意堆填区快要爆，我为什么还要剪开牛奶盒洗干净，剪走胶嘴，再走20分钟送去‘绿在区区’？”

喵坊回复：“我们在乎我们介意，所以我们会想办法继续营运，不会浪费你的帮忙，& 谢谢你的饮品盒。”

不一会，对话串再弹出回复：“只要喵坊仍然收，我就会继续做。”



